漢陂集

誌銘　表

明故朝議大夫河南布政司右叅議定峰閻君墓誌銘

弘治丙辰君之父竹泉先生爲御史京師予爲庶吉士往拜其門蓋先生嘗爲庶吉士有名予故請問焉而是時見君甫十六七清瑩如玉可愛方從句容曹來鳳授胡傳春秋再踰年戊午報君捷鄉試矣予聞謂竹泉先生有子往賀焉而曰當不止此蓋君又游重慶劉衙仲之門而其仲父蓬州守允中嚴督弗懈故知不若是止

也正德戊辰果登進士而北方舉春秋者莫或先焉是時竹泉先生以四川右參議家居予在翰林賀君謂先生乃今真有子矣明年己巳秋君被選爲吏科給事中予是時左遷文選主事實覓其文善嘗歎息以爲儁異者云辛未以竹泉先生之喪西歸而是時予復左遷壽州及癸酉還任吏科乙亥遷河南按察僉事兵備信陽而予丁己家居皆未能弔賀焉然中懷耿耿未嘗不在君也庚辰春君疏乞致仕詔進河南布政司右參議以歸隴去鄠杜數百里謀會不果嘉靖癸未春以予與其仲父允中契也書來請予銘允中之墓尋復以所述樂府

諸作寄予予亦聞其爲樂日日甚歡乃已丑秋報君病
不起矣蓋八月廿四日也予甚惜之距生成化庚子十
月十七日壽五十歲卜卒之明年庚寅冬十一月十日
葬州西岍山之原以元配師孺人祔其弟郡庠生鎰具
書潞蓬州公子郡庠生錋述狀命其姪郡庠生司爵來
請予銘君諱欽子明其字居嘗自謂定峰故人昔稱之
云君在吏科前後凡七年其始不肯阿附權寺以此不
及于禍嘗抗疏勸教皇帝視朝爲視朝數日諸凡封駁
不避權貴人而同列彈劾諸疏多出其手其終有滿言
者當道惡之乃稍遷河南云而兵備信陽者五年功最

多益嘗推演武侯八陣圖為九曲新書刊布以訓戰士
募義勇黜老弱修城塹謹烽堠遠近恃以為安南陽汝
寧護衛官軍橫甚擾民殆不可制君請入操王不可竟
入操而其患遂息汝寧民兄弟爭田各誣其子不法而
其子皆學舉者法當黜君以數語決之而兄弟感悟不
爭而退而其子皆完無事羅山豪張輔者殺其妾之母
死妾母族訟諸縣吏輔又誣以他事陷獄死乃以病告
君知狀執輔抵死信陽貧富兩民爭田里中二惡少素
怨富民乃誘貧者殺之而自殺貧者以滅口誑其守曰
自相殺耳君按之曰一人先死後死者殺之誰也具得

悉少斬之以徇劉學恒者汝寧大盜也陰養死士肆行
刼掠無敢言者遁賄郡吏伺動止屢捕不獲君乃假以
公事過其地執而論之死其黨解散數百人于是遠邇
駭歎獨君為神明胡寇不敢犯君君又嘗擒南召之盜
有功詔賜白金十兩又嘗奮擊商南山陽諸大盜斬首
二十餘級擒僭號者淮寇八人餘黨百人詔賜白金綵
帛擢用不次歲嘗大旱君禱雨即大雨決境遂以有年
大夫士詩歌之信陽士固多奇然舉者亦甚少君于城
外西北隅建社學會置儒士之奇者居之親為課業乃兩
科而舉者十有三人焉[illegible]益讀[illegible]乎盛矣于是申州之墟

蓋息民俗風教六行綱長前後凡六論薦超拜司段足
詩也乃裒義菲之語以歸用不究其才識者以是爲歉
君瀟灑偉人也略無幾微形于言面養母以志教諸弟
廷因材而施乃令各有成焉暇則誦詩讀書旁及群籍
稿歌泉石其樂陶陶書爲述作裒成卷帙蓋雖未鋟老至
耄其所獲亦非細矣君家世隴州人也曾祖諱瓊舉鄉
榜五任縣學教諭贈右副都御史祖諱德會河南右參
政進階大中大夫竹泉先生諱份磊落不羈倜然物表
不屑聲利者也母王氏封恭人生四男子君其次子也
兄[illegible]早卒吾長[illegible]次[illegible]君配邵氏繼室

氏皆贈封爲孺人爲饔孺人生男子司紀司御而司緇
司禮司射司書則側室出也共六男子師孺人生一女
子適通渭舉人王德光饔孺人生者三長適郡學生李
瀾次適平凉護衛指揮毛麟其次與側室所出三人者
俱幼未聘方君之在身王恭人夢日射其懷五老造其
室已而誕君故資禀特異焉人以爲吳嶽降神爾也顯
其光倏其隕滅殆亦返其初乎是未可知也銘曰
吳嶽巍巍鍾靈爾族爾族克承以遐爾福五世多賢以
引以續藩伯官保維慶斯篤文行彬彬竹泉繼州維君
似之益弘厥猷厥猷奕奕先民是匹夕郎寔臬乃言底

績誰其構我讓人罔極旣歸且樂旣飫而息乃父乃祖同歸宦窆高岸爲谷打茲銘

康生子寬墓誌銘石

嗚呼康生其何以至是邪康氏武功人其六世祖尙書公永樂時有大功德于世子孫未能厚食其報至生父太史公德涵雖曰太魁天下然未久卽以讒廢及生穎悟絕人人見其如此以爲麟角鳳毛英英然所以振康氏之業者其在斯人矣嗚呼孰意其遽至是也初太史公配安人何氏生子輒夭旣爲翰林修撰居京師而正德戊辰十月十日生乃卽辱太史公喜卽以報予明日

予往賀焉已命名昭衡矣後名曰粟年十六而冠字曰子寬入爲武功縣學生受毛詩世其業十七而娶吾安女亡繼娶靈寶楊氏爲方伯叔安之女嘉靖己丑五月太史公書來言生病傷寒未久當愈予方使人問之亦以爲愈矣尋得報以是月二十二日卒年僅二十二嗚呼惜哉予昔聞生之才未見也既入塲舘以古定相質視其所不取論試之操觚立就縱横數百言大類上齋予則大奇之以示諸生無不駭歎稱服者比兩入試乃竟不第以死謂非命哉然于舉子業雖爲之非其甚好也顧好古歌辭近體諸詩不刻意往往有似李杜者葢

百餘篇生卒後太史公爲刻諸木俾後世有知生者生
爲不死矣生豪宕好氣人也又質才儕輩皆出其下以
此嶽嶽未肯輕下人然其在予則益甚敬又能樂道人
善至于酗酒遊蕩凡諸膏粱氣習則剗絶弗爲好事者
見其氣岸不可近遂以狂悖加之是不知生者也語曰
觀人先其大者蓋太史公嘗病劇生乃徒跣走泣籲天
乞以身代太史公其繼母張夫人之始至也有女奴出
嫚言無禮不恭生怒箠之幾死罵之曰此代吾母爲者
汝主也奴輩敢若是耶其孝敬如此其後群小譖言無
賞生亦惑之或有時怒氣亦復解悟曰人之爲言胡得詩

亦不深蓄也故其卒張夫人哭之甚痛口出血下至衽僕亦無不哀哭者曰主雖待我嚴然甚恤我吾女生子不育楊氏亦無子而太史公更無他男遂爾大夫亡以此為歎夫康氏積德所由來遠太史公光明碩偉有德疾邪鑑年踰五十而神完氣壯若四十人焉惡得終無子也生以是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合葬吾女衛西祖塋之側予哀而為之銘銘曰

嗟嗟蒼天胡畀爾粹而奪之遽爾有好言盈百其篇既久而傳爾身殂矣其名不刊

康烈婦楊氏墓誌銘

予婿武功康生栗子實既卒且葬予爲誌其墓矣乃其繼室楊氏飲藥死殉生其父太史公德涵使人走報予且曰新婦至此痛徹心骨殆何忍言然不可無誌敢復以累兄予聞之泫然出涕不能已猶吾女之亡嗟乎世復有此女乎康生素蕲非辟不正之行嘗見教汙殘賊天道未有弗與還者故行年二十二曾無非禮之動乃今至是天其有意報之也以良妻畀之而烈烈若是乎亦此女天資之美有得于父兄之教者不可誣也蓋楊氏世爲弘農人出漢太尉震之後其高祖仕爲都御史得主宗寧之宜其父亦以使叔安配安人許氏許安人者

吏部尚書恩襄毅公女也生四子四女烈婦其季女也烈婦生正德壬申正月二十二日是時布政公爲僉事浙江聞陞四川副使遂名曰升容云性喜誦詩聞善言其父及諸兄爲講古烈女至聞死節事未嘗不歎慕焉而曰何古今人不相及也年十七而嘉靖戊子歸庠生樂吾亡友明年己丑五月生遘疾且殆顧謂烈婦曰即我不幸死如爲一壙容三柩我與王氏之女二矣其一汝也能從之乎烈婦泣諾曰吾意正如此不從何爲不遂日生果不起烈婦堅志必以死殉其姑張夫人及諸女黨見其如此乃相與日夜防衛纔須臾也而家人書嚴

無誤遺室中烈婦潛服數匕霜覺之早投救護免張夫人知其志不可回言之太史公而使張夫人及諸女因諷之歸寧父母冀或以變奪也乃悔恨彌切日夜號泣欲西其父母不得已令其兄宋與其嫂送之來且以有心計者一媪與俱烈婦至則伏柩哭已乃入內謂其姑孫有喜色曰吾謂夫已葬乃猶未也張夫人度其意必有變往言太史公公曰第謹防衛耳是日與諸防衛者相處極歡有出者必曰勿去吾甚恐衆見其如此以為無復矣獨張夫人者不以為然益嚴防守既數日而十一月七日己亥自晨起請沐畢詒言宿飲作渴索醯湯卧內

飲乃以砒霜三二兩吞下之已乃登廁登廁歸覺非好作
不能支復詰其守者曰適入廁見出煩不快又索醯湯
今極煖連飲三碗曰稍可矣張夫人入見其色大驚疑
搜其袖中遺砒在焉亟呼家衆相與按救之烈婦徐曰
妾此來欲以死從夫子游地下耳前所囊物曰金珠者
砒霜也恐姑疑我我故假言之乃今盡服之矣人言醯
下砒霜百藥不可解我恐解而壞吾志故為此今勿解
無益徒撓人耳惟呼吾嫂來治後事衆不聽呼其兄嫂
至以盃藥予之不納遏之其則嚙其盃立破復予之藥
皆不納而堅合其齒于是衆以鐵箸著且齒矣齒終不

可啓也既而曰巳矣吾與飲此藥吾不食砒霜矣凡吾所以爲以死爲樂生爲苦也奈何以苦事逼我其嫂啓篋出衣皆近所手製以送死者無不備且精也于是不得巳爲着之着畢而絶顏貌安舒略無倉卒豈鬼神者陰以相之使其毒不内撓正色以斃也嗟乎方生之初逝也情激心裂痛莫可制其死或易至于歸謝其父母又三月餘矣父母劬勞之恩眷屬繾綣之意顧不能一移其初志而不迫不怒從容就死如此古之達人志士未足與之先也然方其西也各以二櫝爲其父母壽比見其舅姑亦各壽以二櫝以今視之盖未訣其其初來

之知也□用昔人精容悲泣以追如此此豈覺從事乎□
聞君士大夫疑謂豈□□不□乎孰謂十八女子而能
至于斯也賑常之士懷二心之臣聞其風可以愧死覓
女子弗足言矣聞奏表閭問有司存向者康生約與同
塑乃令杲不召幽壙之下可以無憾爲之銘曰
饒州之山青且崇大河北注波洛溶含精毓粹鍾鉅公
維楊醫吉腴腴雄金昆玉季嬪嬙同包羅正氣枚化工
乃生烈媛世所空惟仁甘義春拍胸鴻毛一死何從容
遊瑤真與鬱宫濤通先疑寥廓湘娥從下覩濁世如蠛蠓
許西高塚表忠鐫神長爲環幽宫三光洞落珞其□

明故河南按察司經歷閻公配孺人王氏墓誌銘

孺人壽八十五歲嘉靖辛卯九月九日告終其子鐸卜以是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于弦蒲祖塋啓經歷公之兆與合葬屬孺人從孫郡庠生錫述狀介其婿太學生王客來請予銘予往年在京師嘗拜經歷公是時公爲鴻臚序班其選河南也實餞之而公亦敬視予甚愛公從子叅議知州二君俱尋文予益嘗爲予稱孺人之賢也是宜予銘孺人姓王氏父曰處士王政家世隴州通達曆術而好義慷慨經歷公諱仲容父爲濟源教諭教諭

公為諸生時常[illegible]士往來甚變也比與官歸病甚[illegible]
甚為經歷公妁婚妁及孺人處上雅重教諭公又經歷
公頭角非凡者亟諸焉而孺人以是歸經歷公歸甸日
而教諭公不幸卒矣是時經歷公有兄弟四人伯兄夫
婦當室嫂鄭裁制嚴切孺人以姑事之視其顏色為憂
喜焉若采薪汲疏諸勞苦之事隨所指使敝衣[illegible]
嘗敢以色慍姻黨道之至今以為難能云其後教[illegible]
歷公方苦于舉子家務悉委孺人孺人以勤儉御之無不
當意者仲兄葵庵公自是時為考功京師經歷公益無[illegible]
學焉乃累舉不第成化甲辰援例貢入太學弘治[illegible]

仕鴻臚進階登仕佐郎正德己巳乃遷河南云□寧□
伸縮悉主孺人公得以盡心國事克稱其職者孺人內
助力也在河南四年以子脩病卒官故公及孺人痛甚
懇求西歸歸二年甲戌經歷公亦卒孺人稱未亡人者
十有五年矣而嘉靖癸未病目不覩子儲□爲前陰陽學
典術備極孝養罔不順適其意長子脩嘗□學進□□
郡學生以爲事親者不可不知醫聞亦學醫而孺人在
河南時病甚奇醫不可療脩聞而趨視之遂□之即愈人
以爲孝感所發也不獨藥也孺人二子之行如此脩不
幸無子儲有三男一女長男鐵次曰□□□而鐵往有

二男一女俱幼孺人有女五人長適蘇源者早卒以其
遺子桂命撫子之今有立矣次適萊蕪縣丞李勳次適
諸暨縣學生薛銓次殤次來請銘者王容其壻也孺人
賦性溫厚不獨善[illegible]嫂即諸從子婦亦有恩禮嘉成
化弘治中參議知州二君先後遊校庠而王恭人張宜
人者相與莅處始事孺人孺人不以婦視也禮之若賓
焉而曰二叔嫂豈久居人下者邪其早識如此至其教
子則小過必責無少貸使倘不夭折死寧讓諸伯仲子
儕今處衣冠華胄恒其德操為郡儒丈夫而諸孫又方
駸駸焉進而上也孺人固可以無恨死務孺人之歸也

壽在林麓一媼語之曰某年某月某日是汝生日是矣曰是則八十五歲壽歷哉竟如其言銘曰

壽以神貴以夫君餐祉以子孫嗟嗟孫大哉銘以永存

明故李母鮑氏墓誌銘

君子之行肇自閨門世有以家傑自負而往往困于妻子蓋亦有取也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豈虛語哉豈虛語哉故工部尚書隴郡李公諱善有二室曰鮑氏李郡庠五生璠琪述狀予得以觀焉予是益知公之樹立非在外者之難也乃其在閨門者難弗可及也蓋鮑氏者京師鮑指揮女也年及笄歸尚書公公配周夫人是時

已生子守經矣而公爲行人出使四方甚勞周夫人曰
不可無我副以爲有鮑氏鮑事周夫人甚敬也其于守
經子之若所出焉而周夫人喜嘗曰是我副是不可無
者然周夫人後竟不復有子而鮑亦生子輙夭于是周
夫人勸公再納焉公弗肯鮑請于夫人曰今惟守經及
一女不可不及時圖之無令後有悔周夫人懇勸公乃
復納劉氏劉氏之入也尤敬事周夫人而與鮑處甚宜
既於禮其後劉生子曰守純守綏守維及一女周夫人
以鮑氏無子乃以守純為之後于守純固甚愛也于諸
子女婚嫁皆與其力無所曾貴者而其孫男若女無不

撫抱諸子婦無不[illegible]各周夫人見之未嘗不樂也故公之仕也無內顧得以專力爲而俊其職要績有勳譽爲世儒人其退而居于家[illegible]問長齒考終君子曰于是可知公之化深矣周夫人先卒守經相繼而逝嘉靖乙酉公亦卒正寢守絕于[illegible]氏于堂孝養備至而曰母氏鞠我不敢忘[illegible]亦守純赴試鄉闈矣聞無病棄而奔歸視醫藥焉乃九月二十三日竟亦不起距生天順癸未五月十五日得年六十九歲云守純以爲慈母極盡情禮既具二第卜以[illegible]十二月十八日合葬尚書公州城北原[illegible]是以二[illegible]述狀命其子珙問銘

于亭亭往在京師聞鮑氏家世植善則其有德而賢固
公之化亦其所由來遠矣未易以京師人目之鮑自生
有二女長適鳳翔參政張公繼之子珂先卒次適同郡
閻佳閻佳者重慶府知事仲寧公之子也舉正德癸酉
鄉試乃不幸死文哲誓死不更適人舅姑欲奪之乃欲自
經死遂已今孀居二十年餘矣州司白諸憲使行旌
其里閭云而鮑氏之賢至其女而益彰况又嘗書公世
是宜銘銘曰
嬪虞觀內娥皇女英伻氏淑慎亦顯于經於惟司空嚴
德允成于二室是徵合窆之于冥于君子曰是式是[illegible]

妻贈孺人趙氏繼室封孺人張氏合葬墓誌銘

趙孺人予鄉趙先生女也先生諱孟儒仕爲河東王教授徃時游校庠與先大夫中憲府君同受尚書又同硯席甚愛以此結婚姻云而弘治己酉孺人歸于予是時已鄉舉侍先大夫宦游大梁吳越明年庚戌予瀛生又二年壬子予北上卒業大學挈孺人以徃比注選吏部已以并大夫及太恭人思念不已而甲寅冬復歸于大梁丙辰予會試禮部舉進士被選爲庶吉士入翰林讀中秘書取孺人子瀛來京師僦屋以居居逾年丁巳夏孺人病嗽屢藥屢嗽蓋是時有娠醫者云免身當勿藥

愈九月免身得一男然嗽復作如故又三逾月矣叅政求
壽州楊宗德是時為行人言一醫者秦人奇其來即懸手愈
予見其父病嗽更醫體貌日羸異其速愈也聞而惑之
迎之來幸其奇中乃與藥八九粒云吞之下汗濈即愈
吞之果下汗大喜以為奇中矣顧愈益甚飲食不下悔
之復迎他醫無及矣竟不救以卒其九月所得男亦同
日夭殤死蓋是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也嗚呼痛哉是時
予纔八歲矣先大夫教授南陽諸弟少無力不能歸其喪
予乃援例給假歸送幼子因以明年戊午夏五月初三
日至孺人六老庵祖塋其年秋遂聘問張孺人云而庚

申夏六月乃始來歸孟孺人者七品散官咸寧張公之女也公諱臻服賈揚州生孺人揚州旅舍而公弟侍御公為御史京師甚愛予以此結婚而歸之衍期者是時予授翰林檢討有職弗克親迎云孺人歸之明年辛酉予考績三載孺人得受敕封云而元年戊午冬趙孺人已蒙恩受贈敕矣又四年甲子予援例歸省挈孺人而西而乙丑冬以纂修敬皇帝實錄復北上逾四年而正德己巳夏實錄成予左遷吏部主事庚午秋閹瑾伏其辜予坐與鄉里為吏部郎中有權出為壽州同知復同入壽州其明年辛未冬諫官奏余[illegible]宜罷[illegible]天變予得致仕歸其

鄉歸之明年癸酉先大夫棄養孺人同予哭焉又十三
年嘉靖丙戌夏大恭人不幸棄養孺人又同予哭焉而
其年秋九月康氏女産難卒于鄞孺人痛甚幾死竟
由此病而庚寅三月病足痿不復醫藥遂無所不致
至至其年冬少差矣乃十一月廿二日夜僕隸不戒于
火厩焚救者讙譟甚忘其孺人驚也驚即口眼閉喉中
忽忽作聲若鼾若語者醫視之亦恐百方不能救于廿七
日乃遂不起嗚呼痛哉是時瀛已鄉舉仕為羅江知縣
生有一男一女男曰良木女許嫁西安後衛應龍指揮
白橋而孺人生男渭為秦王引禮舍人女歸康氏卒者

壻武功學生粟乃亦相繼卒矣渭亦生男山木及一幼女及瀛友渭之善此孺人皆已知之而瀛以辛卯春選順天府通判此則未之知可恨也然自瀛婚娶及鄉舉諸事趙孺人皆未之知也豈不甚可恨乎初趙孺人之歸也堂上饌具必親焉衣服縫紉澣濯必親焉往來京師道途之苦辛服惡茹淡暮夜燈火之需勸督之勤未嘗一日忘予也幸予舉進士且有復矣而一簪未及着身以死嗟乎天邪命邪孺人病且革顧謂予曰其善視吾兒及張孺人歸瀛甫十有一歲然視之甚善不予戚也其親饌具堂上者猶夫道也其縫紉澣濯諸苦辛之

義則[illegible][illegible]焉書趙處士[illegible]其後張處士豐易趙君有其子與而張夫其遺子則羨難也至于佐之以仁扶之以義接之以禮惠之以恩俾子得以無憾于孝友焉則二孺人同也嗟乎今皆已矣痛何以言痛何以言趙孺人生成化丁亥六月十五日至其卒僅三十一歲張孺人次十有三年而生為成化己亥九月初八日至是五十二歲卒比趙孺人則為得壽者云瀛自羅江奔歸卒渭卜以張孺人卒之又明年壬辰十一月十六日啓趙孺人之柩與合窆而趙孺人之葬時固未有銘瀛請予曰二母恩我均必大人銘我母予于是泣而合為之銘銘曰

嗟二孺人合窆于墓宫左右翼而虚其中俟予以考終其爾同

明故承直郎刑部福建清吏司主事東君墓表

自予先大夫與考功東先生同舉于鄉其後兩世二人又輙同舉又以姻婭之歡予故與主事東君通家相愛稱兄弟焉君舉進士已又爲無爲縣考績又超拜爲主事予皆在京師賀焉其卒也哀哭之甚嘗是時君之仲兄希曾請予表君之墓會[illegible]陷縲致有遷淮上之役乃至于今君之墓木拱矣始能爲之辭東氏其先華昌人也有商州守良惠元季兵亂自商從華遂爲華州人良惠生驥驥

生商河縣丞公諱昇字某生四川按察副使公諱思忠副使公配夫人薛氏生五男子君其季子也君自幼君且孳會畧使公有四川之役自鄰城出居于野故名曰野及冠字希孟云君三歲喪父五歲讀書學禮十五從師而受尚書二十舉于鄉明年舉進士又明年為陳留知縣陳留古藩服近民多健訟公輒赴臺省不于縣吏縣吏顧無可奈何君至為聽其大者剩者而于細事以義遣之無留滯焉于是皆仰戴君呼君為神明而于大且剩者不復赴臺省惟赴朔望于君其一切細故輒相解釋無敢以煩君者河溢于縣北害于耕稼君乃謀諸治河者築堤

推河河之舊污于是爲桑麻之地百里焉流亡之民皆
復來歸君貸之各有業焉蓋戶口增以千計邏卒趙鐵
者有讎讎夜入刺殺死匿去弗可得衆以爲弗得也君
竟得之縣故多盜于是盡散去爲農無復敢爲盜者陳
州俠劉某者都指揮之子也嘗懷千金爲俠俠嘗殺與
吏善賂自脫事故久不決事下君法當往閱死者君與
期曰某日當往乃謬謂有他不往矣蓋是時指揮已伏
數百人刼俠聞不往即散君竟往得窮其事殺俠于是
河朔數百里之間又皆仰戴君呼君爲神明皆欲赴愬
于君向者學舍諸生惟知有 科舉書不復知有古文遺

書諸史子集也于是賦得之俾誦習焉而又設小學擇師傅教誨子親為校閱勤懇甚備也開封轄縣三十餘先是言破敝者必于陳留至是沃野綿亘耒耜相望風雨之會又適其時年穀屢登盜賊稀少歌誦之聲徧于鄉邑東西行過是縣者罔不改視易聽而都御史御史按察使交章論薦問勞之使結轍于道正德丁卯秋吏部以御史起君君年不當為御史乃為刑部福建清吏司主事云其年冬視獄獄中夜三四起視獄未久疾病猶視獄獄中既代出旬日乃遂不起十一月十四日也距生成化壬寅十月七日僅二十有六歲配孺人王氏

生男子曰顒壽甫卒之明日乃生一女子云伯兄希曰自京師歸其喪以卒之二年己巳月日塟其地先塋之次君少子性又早慧美貌如畫而又先諸兄以與故薛夫人所以憐愛君者甚至君亦能周旋左右奉母氏之歡至于諸兄亦善相愛也是皆可老壽不夭者也然竟夭以死豈非命哉豈非命哉予為之表曰士事東君墓于斯君子之藏過者其式焉

明故七品散官張公墓表

嗚呼此吾外舅張公之墓也公諱臻字仲毅西安咸寧縣人也父諱約母趙氏公生正統辛亥七月初三日而

弘治乙卯十月某日享年七十五而卒配楊氏無子乃有
側室四人焉王氏生一女子適西安賈捐徐氏生一男
子三女子男曰璣長女為允恩繼室封孺人者也次適
同邑馬負圖又次適揚州衛指揮徐良臣得封為淑人
焉王氏生三男子長曰[illegible]次曰珊瑚後于公弟刑部左
侍郎東川先生若[illegible][illegible]至引禮舍人又次曰瑮女子一
人適同邑國子生邢誠子盧氏生男子曰珵珵先卒
女子二人一適[illegible]州某人一適同邑李世昌孫男子六
人女子一人先是公母趙夫人生子泰及公而卒而李
夫人繼之李夫人生子鳳及東川先生而又卒于是[illegible]

之者爲王夫人而生子曰寰公自上世皆隱于賈晉
至公益昌[illegible][illegible]兄弟泰亂西走河東東至于遼陽北
至于甘涼之境浮淮海而南來以鹽賈成化中乃挈其
家下揚州居[illegible][illegible]川先生是時已舉進士爲今侯又
爲御史[illegible]然[illegible]師而公與諸兄弟若益以賈顯于是朗
中人賈揚州者皆推戴公益致百人皆公綱紀之[illegible][illegible]
及諸不平皆往質公客中大作會公未至不敢[illegible][illegible]此
不獨以財拳也蓋公之爲人也[illegible]慨自許急人之[illegible][illegible]
所宜施[illegible]含不吝[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遂助天子伐匈奴捐七
[illegible]餘官于是破數千金大作[illegible][illegible]字曰與朋舊置酒高[illegible]

嘗是時咸寧張堯讓亦賈揚州以財勝而居其東人稱爲東張東張儉士之好義者不歸焉而獨尊尚公稱爲西張老子云公事兩繼母如母甚孝皆得其父之歡處諸弟如兄之同胞也而于東川先生尤愛敬之蓋自爲諸生舉進士官至按察副使皆取費于公而東川故得稱爲廉吏云兄泰及他諸弟相繼凋謝其遺孤子女皆公與婚嫁于此以見公之內行修備不獨其外也已公居揚州三十年既老日夜思歸然竟卒揚州東川先生歸其喪而以卒之明年正德丙寅某月某日葬陝城東南孟村祖塋至十有七年而嘉靖元年壬午諸子賈居

讀予書公世行本末刻之而問語識以詔來者俾有以考云

明故錦衣[illegible]揮授七品散官李正之墓表

南京工部尚書[illegible]李[illegible]公在南京時欲致其政而歸其子守經聞之泣曰大人歸田無樂樂往山水之間乃于居後隙地構亭曰遂樂之亭有水有竹有假山花卉又于城西隙處買地鑿池構亭其中曰一鏡之亭亭中可備歌咏者千字又于沂河之西買田作墅因山爲形環之巖洞亭其中曰臥雲之亭亭成而公歸以游以娛

閒飲其樂益十有五年于茲人皆曰公爲君子乃其[illegible]
又克孝若養者[illegible]今世所罕能濯俗之儒也[illegible]
日公[illegible]不幸死于爲泣下[illegible]
善嘗[illegible]有大志既乃棄去後以[illegible]
功蔭序[illegible]冠帶總旗尋復辭棄遂庭[illegible]
奴授七品散官正之既棄進士業不學去學幹蠱[illegible]
余衍積之二十年益田以畝計禾黍之田四百稅[illegible]
田二百屋以間計爲堂爲寢若干屋舍買積貨財若[illegible]
乇城內外游樂者若干牛羊以角計若干馬若干[illegible]
最盛者桑胡桃木豆一園蔬[illegible]

積以石計若干千是富甲一郡李氏自正之曾祖昇為
按察副使祖溥由國子生仕為廣寧至于尚書公世籍
襄自正之乃能自致至此能以義尚書公及母周氏
合葬之以至歲時伏臘祀事一具儀物兼備墓垣完整
錢不以居營數息曰丈夫義氣耳多財何為乎是親
黨鄉閭貧者貸輒施之不責償鄉義者郡人也景世行
鄉學貧窮來歸會有例輸金發身以告正之之為
營發身令得為縣丞云初周夫人無子祈得正之
乃更無子其後庶出者三子正之事庶母乃又甚至與
其三子者晌晌愉愉同胞邪如也尚書公壽八十二歲

不死人言正之嘗得吳嶽道士千金秘方爲公服食叅
此此或有之然公前歲亦嘗遘病甚危正之籲天以身
代公之死公果起無事未數月也周夫人又病正之又
籲天代死甚若然夫人竟亦不起于是正之日夜號哭
人或不忍聞先是侍疾尚書公已不勝憊乃今又若此
又日夜營喪事聲竭心力遂由此病逾年醫藥不罔嘉
靖癸未九月二十三日乃遂不起距生成化戊戌八月
二十日享年四十六歲云正之配唐氏無子乃有側室
三人曾氏生子曰瑎女曰淑媛許聘州人錦衣閭百戶
之子鼇張氏生子曰瑛孫氏生子曰瑢曰瑚曰琛及二

女俱幼尚書公從余後余而予余舉子俱在大梁
甚正之受易時也公嘗稱正之敦良謂予曰某行年五
十獨此子奈何畀特正之十七八貌甚偉進止甚雅爾
時一目後竟以此不克舉進士然未嘗一日廢書不讀
詩格清麗晚曆元人益以此敬慕樂與之遊蓋不
從以貲予于是思公往年謂予歎息者今乃至是而絕
存其遺命請予表其墓予據鳳翔進士王仁瑞所撰
世行為具序述焉而正之以明年甲申十二月初七日
塋州城北原新塋之次嗚呼為其子孫者但續令德尚
有考于斯

明故廸功郎山西寧鄉縣縣丞程公合葬墓表

山西寧鄉縣縣丞程公夫婦之墓在鳳翔郡城外東阜祖塋其子進士績卜公卒之三年嘉靖丁亥正月十七日啓公配常孺人之櫬與[illegible]而公之卒也在嘉靖乙酉十月十九日先是弘治癸亥六月初五日常孺人卒孺人生正統丁卯九月二十二日得壽五十七歲其正統癸亥正月初一日實生公至是壽八十三歲云公夫婦有男子二人繼[illegible]績舉進士為襄陵知縣不以當為謗官孫男子三人多學[illegible]進士者女子十一人孫女子七人曾孫女子一人歸者子者皆名家云而公夫婦懿德

世行載諸誌銘可信世不朽忝句瞑目不恨矣進士緒
曰誌銘撰諸幽東阜之陽不有表焉樵牧弗戒罪則曷
歸是用告于允恩允恩爲之表曰縣丞程公者諱章字
達之寶雞人也家鳳翔東隅其先蓋醴泉人是爲關西
世家五世祖以下代有隱德父諱嘗母曰邵夫人外內
合德播于鄉評是爲善門所由來遠公生七歲而孤乃
能仰奉母訓攻苦茹淡孜孜務學于經明業修升于辟廱
善友天下有文學之士處家道中衰乃能纖約以豐獲彼
廩祿甘旨奉母母沒值終慕父不忘有君子之孝出佐
古孟興學作士賦均訟理積善勸惡威惠並流士民歌

誦孚不負丞尉循吏之績未老歸田甘肥遯之志副是
非之路亶郡守之禮鄉飲之席有不願乎外之守安
卑蒲轂至于襄陵坐以水竹之堂饌以汾魚之鱠觴以
梨花之春醑以鶴舞飛之曲娛以萊子之綵有迎養之
樂踰八望九有耄耋之壽夫公之為人可謂挺乎自立
克前振後有孚五福者矣孺人之為處子也幽閑性其
德父母鍾其愛其為婦也姑悅其孝夫子賴其成姊氏
感其義妯娌化其[illegible]婣鄰沐其仁其為母也元子承其
家守子承其舊季子承其學貞比從子公也蓋律己之
操和琴瑟而前人若也夫孔子聖人也見晁者過之必

過以其實也魏文侯侯也式段干木之廬以其德而賢
也公講人之賢於山陽中丞鄒人也蜀行人王子翾展
之使也爲之狀曰賢哉而鄒人曾不知焉則吾未之信也
緒墨識者衆者也謁祠之論可立而待泝厥本源天子
是予追贈之典有數有誥貴及泉壤光于蒿萊誥曰
孝也東西行過是者或不知敬謁是無耳目人也嗚呼
尚式廟哉

明勅封文林郎南京江西道監察御史王公墓

表

公名獻舉進士拜南京江西道監察御史未幾三年天

予追崇恭穆獻皇帝禮成詔兩京文臣得贈封其父母
于是勑封公文林郎南京江西道監察御史公配岳氏
封孺人云嘉靖八年十月初一日公病卒正寢其明年
己丑十月某日卜葬九嵕山之陽新塋獻述公世行請
予表其墓公諱才字有能咸陽人也咸陽城北原曰畢
郢之原周文武諸王陵在焉公先世本渭南倉頭鎮人
洪武初從守周王國陵寢鄉者始從祖也家九嵕下乃
遂爲咸陽人曾祖十祖三父整母沈氏生子五公其第
四子也公生十三年不幸沈夫人卒是時公尚有少妹
少弟也少弟以父命後于叔父泰未久諸兄皆壯析居

公獨與其父及少妹處焉家貧甚兄所以日用養生之具皆取足公公極力營致不缺比長受命其父自具禮娶孟孺人孟孺人固甚賢公與朝暮努力作業家用漸裕于是治裝歸妹于李其後父老病卒公具棺殮器物享祀卜地啓沈夫人合葬諸兄若無聞也公不求亦不自以爲德云公嘗貸富署金販木隴西諸山乃數年多息君之長媳之坐重役困公公教焉當之曰民有力不給供上情法何如既數年果困公懼乃償富者金額息不入公謂富者曰能無校乎曰不校也知有媳之若故至此雖然如蒼天何如蒼天何子其有後矣子姑待之

公于是買田數畝朝夕以餬口不三十年御史者起熱
然果如富者設云公性坦直無他腸與人言即言不
呫囁耳語人有過輒面數之久知其爲人亦無怨者里
有社田爲有力者所奪人莫敢言公從容言奪人之
田利子孫尚謂不可况可奪之神乎其人感悟歸社田
里有毆人死者死者父止一子死其爾將訟之官過公
公曰使毆子死者死而毆死子可復生乎不可乎訟凶
事往往破家子死復破家而使毆子殺者死亦有益于
汝乎且毆子死者素無惡聲想亦誤置今不若無訟則
毆子死者不死家不破而不死者感戴汝必厚報於是

汝雖不幸亡子猶得保其家終身故訟不訟利害相去遠甚汝其度之無悔其人泣謝即止不訟其毆子死者父聞欲往謝公公力拒不可諸凡鄰里族鄙婚喪不舉者公輒助之固薄然天性樂施非以要譽為也公厚讓不爭者人亦無敢或欺未嘗入官府作訟事官府敬重公鄉飲酒禮邀公為上賓表其德云御史君既貴公與大夫東西行過者罔不禮于其廬陝之撫按藩臬諸公西安郡守歲時候問起居南都卿大夫交御史君者仰慕公益圖歌詩壽公咸陽縣令而下每謁公如謁御史君甚敬鄉里以為榮而公躬被命服謙謙如子未貴時

頳面皓髮長身玉立望之若黃綺安期之流咸以爲百歲不止乃一旦卒距生景泰庚午二月初五日享年七十九歲男子四人長森次即御史君器識凝重秩位未可量次安次猷先卒女子一人適董震孫男子六人道寬道純森子道正道直皆學舉進士御史君子也道平安子道誠猷子孫女子六人長適史繼宗次許聘者陳志朝劉朝宣及縣學生侯維垣餘與曾孫男子二人俱尚幼也御史君曰始吾祖自渭南來家九嵕下乃今塟吾父復卜吉九嵕可謂不背其本子曰塋域大平誥贈之碑享祀之堂儀列之器石神道之碑將次第舉也姑

述此以表子墓告諸行道者

渼陂集卷十六

傳　狀

張附羽傳

張附羽者字于霄盩厔人也年三十而舉于鄉又二年而病死京師旅舍中初附羽與弟附翺同學而相繼以舉然附羽長而舉獨後也於是人曰附羽兄也舉進士捆名宜先附羽也乃不幸死附羽有心計而口不喜言獨時時與附翺可否學問見他人恒不與言而有所謀遣皆自度口吻中雖附翺亦不與言而人亦往往疑附羽附羽病附翺勸之藥不肯而問之則不言竟不藥以死

至死不言身後

太史氏曰予家去[illegible]歷近時猶[illegible]蓋異士也其世次行實廖先生已有志不論論其[illegible]者云人說附羽舉進士樹名而考其為至不[illegible][illegible]死不言身後豈非亢厲矯俗之士哉

孝女傳

夫孝者至行通于神明觀六經載籍孔孟所述茲昌以加諸太史司馬公有言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今世縉紳先生稱述或已甚故曰聲聞過情君子恥之至于閨壼婉娩之柔不得昔也

顧其行烈士弗如豈非天性至孝哉嘗讀古列女傳其
論傳行事未嘗不歎息焉而緹縈曹娥諸女以孝稱顯
太史公曰予至壽州有安豐鄉蓋古屬縣唐董生召問
其故吏舍云其地多陂池好田物產饒故老長者稱說
董生猶能傳其行事董生後八九百年安豐又有孝女
予聞其行可異焉其傳曰孝女武氏壽州安豐縣人也
父曰武翁有三女此其少女也武翁憐愛少女不欲遠
去我入贅同郡俞綱爲贅壻蓋二年所武翁一日病泄
痢疾疾甚久藥百方固不愈更劇殆于危日暮且死醫
工自度不可遁懼吐實言其家人曰吾技窮無能爲我

其女奚言未竟跪下階走呼之不顧拜跪遮道留竟不顧走家人相對哭泣顧無可奈何迺與治棺斂送死之具而翁亦自分必死時孝女蓋二十三歲矣暮夜仰天告曰願身救吾父父不死吾死即無所恨即引刀割左股方寸而歸自爲糜明日進之其父曰醫言飲此舉愈不聽強飲之飲之果愈孝女又不欲露恐傷老父之意而曲爲善藏其母弗見也其夫見之始知而爲之泣曰何乃自苦如此孝女曰不然當是時不痛不血迺弟知其何自苦爲也于曰是武翁聞之大呼曰痛哉吾兒吾何忍食其肉後孝女生三子二女蓋五十六歲病死夫家

夫子今六十三歲無恙迺新負取長子澤授朱傳毛詩列于郡校才高而聞博盖一方豪傑之士云夫天道福善禍淫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孝女不百歲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于公高大門閭容駟馬萬善畢曰吾子孫必有興者果然然天道未僭矣不于其身于其子孫中包胥曰天定勝人今孝女不百歲所謂天者其定否邪天天定澤其興乎

漢陽太守傳

夫賢者于世固以利益百姓佐天子起太平也其功行至不細矣然往往莫之盡烈夫嶢嶢志士不屈多擯斥

死子於是蓋有激焉述漢陽太守君傳

漢陽太守君者姓尚氏諱衡字一中同州人也身長六尺四歲能誦古詩十七授尚書爲州學弟子二十而孤善事母又善兄弟嘗讀書華山雲臺觀教授學者三十八舉於鄉後舉進士拜工科給事中嘗出閱山海關諸路邊餉還入誦爲清寧宮災乃上封事以爲天子不能慎位如初故至此凡十二條敬皇帝下詔求直言乃復上四事尋又奉詔陳四事焉其後天子作延壽塔祝釐兩宮又上封事其辭曰臣聞大德必壽建塔延壽無是理也陛下初即位誅戮妖僧罷法王去佛子此盛德也

臣愚以爲事既忘於昔必不好於今必有左右之人希恩信怪妄傳神異誑惑聖聽故至此異也漢明梁武貽笑後世陛下法堯舜邁湯武而欲踵二君累大德臣愚爲陛下不取也夫多言取禍自默保身臣豈不知也然可使臣無此身不可使陛下有此過惟陛下察焉天子覽奏改容爲罷道役戶部尚書呂鍾其子受賕事覺乃劾罷鍾遷吏科右給事中未幾遷戶科左給事中出閱大同諸路邊餉是時虜大舉入寇上命保國公朱暉都御史史琳率衆數千人擊之師久無功于是劾奏焉皇上新即位又上封事二十條多直言極諫益往時已忤

當路者乃又若此遂遷浙江左參議浙俗健訟日受數百牒剖決如流連歲大饑賑貸活數千人嘗入賀萬壽聖節會劉瑾用事當入見瑾瑾惡人高憤或勸其勿高憤者不聽其自立類如此遷浙江左參政復改山西分巡河東道居平陽平陽多盜邸其下多憑藉以擾取民下車禁止盜至常聚衆西山乃計擒殺嘗散其餘黨後乃移守冀寧道道在省城財殫事倍又遊民蕩子傳法敗風國將有以為也會流賊入寇河東薄太原甚急當是時城中官軍先已守備澤潞諸處居民大驚恐爭走避匿君募壯士與諸寮城守人當一門君獨在南門南

門者盜衝也又移檄指揮賁虎設伏擒獸坡下賊由是懼走入冀南君率馬欲追擊之然無兵不果會官軍歸自灤路君受臺檄即往追賊賊聞乃自懼關遁去巡按御史表木善君劾君玩盜官置于理君亦自太原奏書訟冤然竟左遷漢陽至漢陽旬日疽發背卒漢陽君四子長子琎爵最知名

太史氏曰予罷壽州入關見[illegible]陽太守君[illegible][illegible]然氣嶷[illegible]當御史不休謂不然賢且[illegible]然竟以謫灤則得其子

懷遠將軍傳

懷遠將軍者姓陳氏諱整字德新所仕為右護衛指揮使其先蓋昌平順義縣人也元末兵亂而其祖勝挈家而南依舒城孔氏孔氏者湯元帥部下士也未久孔絕而勝即代之勝蓋身長六尺多智略善騎射善籌有口居嘗歎息曰嗟乎丈夫策功萬里獨奈何居人下軍中皆目夫之為狂人會高皇帝兵臨河北而勝仗劍歸附從經數百戰有功即軍中拜為千戶而勝身攻東阿破之攻東平汶上又破之後戰齊眉山乃不幸歿其子賢力不屈死帝聞而歎曰可惜失吾壯士于是贈勝指揮僉事云而其子斌襲為指揮同知隸薊州衛其後改隸

西安前衛焉而西安陳氏蓋自茲始疏遠人也嘗曰守官不能敬是不忠也不能度越前人非孝也于是自致為都指揮而將軍其長子也乃襲為西安前衛指揮同知云將軍蓋世世受射射命中自以為李廣可敵也而射獵南山下遂獸獸輒應弦倒從旁觀者奇甚而將軍笑曰是未足以盡我也嘗道者聞之推守晏州北邊諸將善射者注緡錢與較乃將軍日日得緡錢也于是諸將咸懼辭謝弗敢較也將軍得緡錢多乃歎曰不聞古趙將李牧之為將乎所得賞賜租入盡以予麾下縱士而我獨不然哉乃日出緡錢令軍士自相較射地上

刹其緡錢也乃人人習學射久之而無不善射者匈奴聞之終將軍之守益數年不敢近靈州及受代歸而過因藩邸側當請調眞定衛且行而奏留之曰如陳將軍者柰何使去可使護衛我乃奏書言之天子天子許之未幾而遷爲指揮使久其後慶王薨諡簡王立簡王者好德樂善明習禮樂達于古今之宜使人不求備嘗曰陳將軍孤之干城腹心也先王之所屬也當是時也御史河南李伯起來按關中李伯起者眞御史也藩臬諸郡縣無有不畏也諸衛長貳者未有不督過也唯獨喜陳將軍絕愛之使之決泥獄疑獄明捕山寇山寇平百

靖安又聞其善射曰陳將軍將材也欲薦陳將軍簡王曰不然夫陳將軍者孤之干城腹心也而先王之所屬也柰何使去我于是乃止不薦弘治中將軍年六十餘請老簡王不許固請乃許之而下令曰陳將軍有勞于我藩多歷年所恪慎朝夕終始惟一心予甚嘉之乃以老乞休予不忍違其志其令有司歲時存問給廩役庶稱予所以待舊老之意又二十年而正德十六年盖壽八十卒配淑人賀氏先卒有女行事在墓志語中而生子光祖襲以爲指揮使而遍習經術與學士大夫游士盖多譽之者光祖子曰大策大籌大策少年爲武舉首亦

治文學肖其父游于士人也將軍又有側室子三人曰
清源濟而三人者生子有九人焉皆持行爲陳將軍子
孫

太史氏曰語云大夫龍變方勝之困而歎息軍中指矣之彼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然傳之三世而陳將軍四子十孫以老壽終豈非其澤未斬天且有意報之也身死而慶流苗裔與國咸休勝其烈大夫哉勝其烈大夫哉

揚烈婦傳

揚烈婦者戶部郎中武功唐德充女也適靈寶楊宋朱

爲縣學生有名嘉靖巳丑宋妹適武功學生康秉者殉夫死而宋奔走哀慟嘔血止而復嘔若是者三年而辛卯十月十五日竟嘔血死當宋病亟時烈婦許以死殉舅姑知之舅者布政使叔安姑許安人則吏部尚書襄毅公女也至是共勸慰焉至于再至于三大意以爲可無死也于以事舅姑終其身立節顯名未爲不美也何硜硜必死而後爲有名乎况又有少女也汝無意邪烈婦荅曰我不知其名知有吾夫而已我死且不恤乃吏說少女乎又復百餘言終勸不許舅姑見其如此相向涕泣顧無可柰何但令侍者密與防護而已侍者以

爲無慮也即有變亦何從得藥物邪舅姑亦信之而不知自朱之病時已買有砒霜矣乃是月二十日乘間潛以水吞下而卧侍者不知也久之見其目暴面發赤呼之不應始覺有變矣急走報許安人衆至以藥技解之竟不救以死其年二十三也嗚呼烈哉其預爲衣物送死之具割恩就義意態之從容不悖不亂而正容以逝若有鬼神相之者無弗類于康烈婦也豈不異哉豈不異哉夫康楊世婚乃二女俱殉夫死事固有相觀而成者然亦其禀賦之粹均耳不然蹠惠同産而行殊何也況兩家女子乎夫兩家者今名流萬世矣

太史氏曰嗟乎人孰無死等死耳有輕于鴻毛有重于泰山夫茂質宋之元臣也太宗賢之乃曰惜也但欠世宗一死耳吁可愧哉若烈婦何如故烈婦者扶輿之精英曠世而間有者也

陳本初行狀

本初姓陳諱灝字本初京師宛平人也其先山陽人泗州同知文中生至善至善生銘銘生貞國朝永樂初貞以閭右實京師遂為宛平人貞生二子其仲子曰顯顯生四子本初其長子也母曰常氏本初年十六七治周易為學官弟子學官弟子未有如本初者然無能識本

初小師洛陽劉公則奇之府丞畢公嘉會亦有以奇之
也弘治乙卯舉順天府鄉試第二人丙辰會試禮部第
一人天子策問賜進士及第第三人官翰林院編修其
年年二十四也又二年以父喪歸又三年復其官供奉
經筵已而考其功稱贈其父翰林院編脩母封太孺人
壬戌同考禮部會試舉人其年冬預修大明會典成晉
修撰後二年甲子太孺人終之以喪免喪畢會天子新
即位爲正德丙寅詔復其官修孝宗皇帝實錄其明年
丁卯八月五日病卒年三十五配蔡氏一子二女子曰
田田生六歲矣然能哭其父也自本初及第至于今蓋

十又二年矣居官者半中又病其半則我居家以後身有適也孰意其死死之日其資盖祿之所入者盡以養其家餘二十口又嫁其甥又爲其二弟取婦又歸其二妹故問嘗有稱其爲孝者其處人倫者與其所守可知也且其貌豐碩有威儀又慎其口皆可不死先是星者云死汨者云死果死死矣恨其夭早耳盖其科舉之文式之者衆後乃晩去爲古文又能古文爲詩又能詩當其爲之也沉思以而後下雖一字不苟至于一夾一語皆有思慮使不死豈能若是已也方其病也予往問焉後又往問焉曰愈矣又數日也以爲愈且起乃一旦死矣

所與厚者會哭盡哀問者數息其弟甚等卜以是年九
月二十一日葬于都城北瀛泥河之原以九思為行狀
請銘事為墓志銘惟吳擇焉

正議大夫南京刑部左侍郎張公行狀

公諱撫字世安寶鷄人也祖榮父聰娶趙氏生四子
公其仲子也祖至伯兄輔為醫學訓科三世公幼慧過
兩兄甚去讀書邑里歲中正統初有侍郎魏公使蜀道
寶鷄里塾師率諸生出迎謁侍郎侍郎試諸生文得公
而大駭乃命為邑庠生曰張童子奇可大用公初治尚
書一不樂而景泰庚午春改治禮記其年秋乃舉後文

攻治周易舉成化壬辰進士進士法治蜀王蕡民以一[illegible]
損乙未授刑部湖廣司主事而都督同知王義廣[illegible]侯
劉銓有罪衆莫敢決決之進員外郎山西司山西鎮守
少監石岩都督同知劉寵有罪衆又莫敢決決之進郎
中山東司當是時浙江按察副使張蕙罪惡彰聞矣使
者畏其口莫敢決又往決之進四川按察副使弘治戊
中蜀大饑出俸金易米三百斛賑之進湖廣按察使湖
廣盜劇病民公下令城中曰獲盜者予俸金于是有獲
盜者予俸金盜由是息進雲南右布政使居雲南三年
都御史御史交薦于朝進貴州左布政使其行也百姓

留之滯泣居歲滿二年遷都御史御史又交薦之進南京
太僕寺卿[illegible]進右副都御史[illegible]儲南京南京儲缺三
年居適年[illegible]宗皇帝多俞行之乞
任不可[illegible]進南京刑部左侍郎其明年復乞致仕始得
命命乘傳歸其[illegible]三年正德丁卯正月二十四
日卒距生宣德丁未壽八十一歲訃聞今上皇帝賜[illegible]
祭命有司[illegible]公于吏事精多有善政不盡書[illegible]
其大者[illegible]吾天下皆知有張公也公方[illegible]
縣令[illegible]諸生受公獨卻不受公[illegible]夫餽公馬又卻
不受故[illegible]貨視[illegible]所不取公博極群經靜中往往自得

不以語人貌又朴見人唯唯如無能故人鮮克知之然識知張公長者初起讀書人或未之奇至是始服魏侍郎知人矣公侍郎滿三年贈其祖與父侍郎祖母徐氏及配趙皆淑人配趙淑人生一女適為杜璽婦趙淑人無子子其弟子重孫廕補國子監生而以公卒之某年某月某日卜葬乞國老先生銘墓不朽俾允思狀公行伏候采擇之焉

先公行實

王氏鄠縣人也其先蓋河南人而由河南來仕高陵乃遂占籍為高陵王氏今有墓在高陵者十二人稱王大

使家墓一貧其諡諱不可盡知可知者諱元亨或即始來者與其子孫不可知元亨以後有四世者三人諱繼祖繼容繼之或元亨所出與否亦不可知元末關中兵起繼容繼之先自秦嶺東行出關莫知所終繼祖載妻子渡渭而西至臨鄠縣終南山其後海內平定徙城中廿街道東爲鄠縣王氏繼祖長子諱克誠克誠長子諱敬仁敬仁長子諱琰少時人異其相奮起讀書舉進士後乃歲貢登字仕爲山西大寧山東長清知縣廉直顯名國將大有爲遽歿矣乃不幸卒長子諱鉉寬大博厚長者而又讀書吾知其實決亞里中里中人人服焉蓋卒年八

十二往時孝宗新即位詔民高年有行誼者予冠服故
特與焉六人李氏生三子長子諱儒字文宗是爲先公
者也先公隆準奇頎雙目炯然背厚若負進退容止非
禮不行盖年十五而游學于山東師尊布衣蘇先生授
蔡傳尚書三年而明會大指弱冠而領悟旁及群經慕
先聖之遺風游歎孔林沾濡禮樂之化既乃上鄒嶧登
泰山瞻望東海歷覽齊魯之勝霸王之迹充乎其有得
也于是西歸而爲學官弟子員二十而當成化七年舉
于鄉顧進士連科不舉盖嘗感激發憤白吾長清公之
元孫也昔者長清公烈烈英英瓌奇之資而振古之豪

傑也然莫舉進士顧嘗命予曰是在爾小子矣今我必舉進士吾不舉進士異日其何可報之地下乎四十而當十四年之春乃又不舉舉副榜當爲教諭于是歎曰嗟乎壯士今若是矣其命也夫命也夫吾父母老矣由是以獲升斗之祿顧不可已耶遂爲四川保寧巴縣教諭然終非其好也過家奉父入蜀李夫人以道險弗往期年父還每當貝書奉問起居及父母誕日伏臘歲時東嚮拜而泣焉當是時巴人舉科者蓋亦鮮然往往英俊可教訓也乃因材視質而嚴科條發作晚罷月課季試率怠與滯雖風雨靡有間也蓋連舉者三人是後繇

敎中弟又益聞焉而人材豈今昔殊也蓋教訓使然也

弘治十有一年關中大饑報至急使使歸寧父母召仲弟

至多子俸金歸養其心則固甚郡寧也其後就養者蓋

三十人諸父兄弟子則與其朝夕族黨里鄰推貸令其貿

易餬口頗已益困則又固其樂也關中既熟會官滿先

發就養者然後乃歸比歸諸生攀送哭泣竟日始舍去

云弘治二年又教諭河南祥符祥符距家近父母就養

宜來乃弗許告休又弗許其心固已歡然樂矣乃又益

省終日奔走揖拜勞苦鬱鬱而又甚貧戚然即教業

諸生諸生固又多貧者其婚葬又各時賻賵焉居祥符

七年用教人功遷教授南陽府諸生又送哭泣信宿弗
能別既別又多問訊南陽者南陽昭家又近然父母年
皆已八十而就養又以老弗能來矣求意思歸會學校
缺使無山東先生至郡校訟告休感激泣數行下車先
生曰不然兹郡教法廢弛久教授前在祥符名有師道
今且方有賴豈宜自便也固弗肯聽父母聞之亦拒弗
許于是不獲已乃又復往南陽流風遠士多茂秀異等
之材然亦多剛悍而恬縱之習其先生時時有之
此固勿欲以嚴治也乃終日掊撻故嫉怨恕謗者日至
顧其勢如此歸計愈決[illegible]狀於政顏公顏公為州

人墳撫茲郡先固已有聞而錯愕言曰先生其何適矣詩不云乎愠于群小蓋傷之也[illegible][illegible]曰雖賢聖猶或弗免焉豈獨先生也夫違俗者駭衆遵道者被譏斯固烈夫志士特立獨行超世之盛節也尤宜其亡辭焉居無幾會諸生感亦寧悟相率靡然向風矣踰三年父卒痛恨自鑿其面諸生于是乃又走吊會哭以為弗忍其去也及歸塋父已于是事母李夫人愉愉勉勉靡朝夕違焉是時李夫人八十一歲已亦六十一歲矣豈非至性純粹終身弗忘之孝也既歸三年長子九思任眉考績于是天子下詔即封翰林院檢討階徵仕郎其後母卒哀毀

蓋與邑中故舊置酒高會會朔望而樂洋洋有慶受之
風焉正德六年少子九峰以病歸自京師七年而九思
罷官歸自壽州蓋甚喜未久疾病乃怏怏弗樂其明年
冬乃遂不起蓋八年十一月十二日也享壽七十有五
歲云配吾母劉氏封孺人生四男子而九思長九思者
往緣蹇劣不亢之子也[illegible]檢討九年纂修孝宗實錄成
轉吏部主事遷員外郎郎中有罪同知壽州會天變乃
又罷能去云九叙甲子舉人㳂皐朴茂勤實熬弗能幹于
壺元公之所屬也九峰河南道監察御史孫男子五人
齋𥡴次已舉人瀍庠渭渼女子八人其已嫁者增邑子場

贊益廉徐永圖俱歷官參子員嶠縣孫女子一人其葬以
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葬在鄞之六老庵之原表公元德
厚行閭巷間皆有之非必尊官爵也然莫可一二數
善利必爭人鮮有弗化者斯賢士君子世固所樂慕
焉先公之行言可驗矣太史公有言士砥行立名者非
附青雲之士焉能施于後世故曰君子疾沒世而名弗
稱焉先公于世皎皎自樹立者其敎澤化溺雖百世可
知也先公視其子而教非不亟然至也然皆眷貴負
或省焉而于道故闕如也盖九思罷官歸家會甚痛
畀行先公賜之書諭諸道開其心焉其辭曰盖明翼翼

之譏詩人歎息流言之興聖人懼焉此古今萬世而天下所聞睹也故曰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此非過語也蓋其有見言之也夫古之君子竭忠其主非有不盡也修身慎行其迹人非不多也然卒從惟于讒是故屈原放而離騷與賈賦著不必貴矣今其辭悲婉憤厲讀之盖淚漏焉罔不泣下沾衿也而小子何為式古曰弭謗莫如自修同嘗奉敎于君子矣天地日月巍乎煥然仰而觀之俯而察之亦求亡愧于斯斯可矣而又何惑焉夫賢者有一世之毀有百世之名此其道固云爾矣吁嗟小子其將何為式其將何為式先公文章不多見僅至百篇

俱在家傳不銓錄其訓不肖者所以著之俾後有觀焉

一 求太恭人墓誌銘狀

太恭人姓劉氏不肖孤九思之母也劉氏郟縣人襄東里人也居城西六村家世爲農吾外祖諱聚配李氏生太恭人生十有八年歸我先大夫中憲府君府君諱其字某是時年二十二爲縣學弟子我曾祖長清府君是時已棄養焦夫人在堂吾祖高年府君及祖母李夫人所以事之者甚至也焦夫人性甚嚴李夫人亦甚嚴也又高年兄弟四人同井而居又叔氏二人年甚少暴嘗之具尊卑之節儉之實而太恭人周旋其間無違言

然孝夫人時有督過之辭焦夫人為解之曰新婦少耳
然猶若此使至兩年之後當若是也邪是時去長濟之沒
雖未久然家無厚蓄亦鮮僮婢井臼之勞太恭人實躬
任之成化辛卯中憲府君舉鄉榜丁酉孝家在當大會
戊戌舉副榜例為教諭府君悔恨幾不能生太恭人委
曲慰解以為舅姑老寧知異日事乎今姑藉此盡菽水
之奉亦未為不孝也府君意始稍釋其後寓蜀會關內
大饑太恭人具麥麪脯肉載入關奉舅姑其族鄰里
流來者隨其親踈多寡日與之餽府君告成而已九載
滿歸多出衣幣首飾為孝夫人壽然前此在蜀時已嘗

有賢行而李夫人喜是時熊夫人已老矣故李夫人乃歎曰姑氏之言不我欺也弘治己酉府君改任祁符丙辰陞高陽府學教授己未高年府君寢疾中憲府君痛恨不能侍藥侍棺殮乃自擊其面欲死太恭人曰君獨不念母氏乎君固至孝倘以此病當奈母氏何府君悟乃止不擊面其後抵家所以事李夫人者蓋無不盡先是二叔氏以高年治命析產其屋宇之多及諸田畜善者悉以予叔氏矣太恭人謂府君曰吾數子且幸有成立君固不藉是府君喜曰吾意正如此蓋是時不肖已在翰林爲庶吉士矣然吾母所以教諸不肖者甚嚴也嘗

其在蜀時不肖年十四五太恭人以府君多事不暇恐
廢學乃告諸府君遣以從師受易自暮春少懈嬉戲太恭
人即箠楚詞讓以爲常府君呈試諸生亦及不肖不肖
或入更衣太恭人恐其竊取舊文即命僮僕守之及出
乃已其後教九叙九峯率多類此弘治甲子不肖以翰
林檢討歸省膝下一日過飲失禮太恭人怒正色叱之
言詞數然後乃已正德癸酉冬府君棄養是時不肖已罷
歸九叙以舉子家居九峯爲御史病在告而不肖及九
叙皆已二毛太恭人御之儼若幼穉時也稍有過皆詈
罵不敢違言其如此嘉靖甲申九峯在山西爲按察

副使太恭人病思之不置其明年乙酉春九峯乃致仕歸相聚甚歡矣未幾太恭人病瘵其年冬乃九峯亦病瘵百方不効于是太恭人憂慮愈甚病甚明年丙戌四月初八日乃遂棄養然九峯未幾于六月十八日亦竟不可起矣天乎天乎何至是耶何至是耶太恭人生正統癸亥十一月二十八日壽八十有四歲先以九思官得封孺人其後九峯爲金華知府得贈府君爲中憲大夫乃太恭人受今封云太恭人有不肖子四人獨九皐業農嘗輸粟受義民爵孫男子七人長瀛羅江知縣次潭阜平次渥渭湊沔海女子十人長適同邑楊顯次適

壻庠生徐永圖次適咸寧陳文奎次適同邑張師孟次許聘興平劉珙俱縣學生次許聘同邑何錦次適武功縣庠生康栗乃不幸卒矣次許聘同邑何某次許聘咸寧邢宜次未聘曾孫男子一人曰山木女子一人許聘西安後衛應龍侄指揮白椿兹卜太恭人卒之明年丁亥十一月初十日葬六老菴先塋與中憲府君合焉先府君之葬已辱太史公勒銘不朽惟太恭人懿德慈訓所以賁幽壤詔來世者敢復乞于門下惟不鄙加之意焉幸甚幸甚謹狀

渼陂先生續集序

太微山人張治道撰

渼陂先生詩集十六卷監察御史王君性臣校之山西西已海內人人傳矣其續集三卷今撫治東厓翁公又刻之謂是將同前刻並傳焉刻狀命余為序以紀歲月余聞先生在翰林時以文名籍甚時西涯在內閣一時文人才士罔不宗習論法而先生亦獨別其中其詩往往為人傳布當時縉紳語曰上有三老下有三詩蓋是時先生為檢討也與何空同對山大復諸先生

相繼至都下齊一時學文之獎又相與講訂考
論其文法秦漢其詩法漢魏李杜脫去近習遂
從古高識之士胥下[illegible]慕故今詩文之
盛自諸先生發之崆峒大復集刻布已久而
[illegible]山集近東郡公於撫西安六泉公刻矣海
為文之士合而觀之必有灼見先生集汪洋
浩瀚余不能窺其涯涘故但序其所從來如此
矣夫能博之學琦瑰之才雖諸公亦推讓焉故
山序曰敘事似司馬子長議論似孟子[illegible]出
入乎風雅騷選之間其詩[illegible]元大家之上可

謂確論矣即今年近耄老目弗能覩而求文與
詩者日踵其門先生腹稿既定口授侍史雖善
書者弗能給此非天厚其生俾盡其才以鳴我
國家之盛而能然乎而能然乎時嘉靖二十四
年三月庚辰也